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专号

“多元累层、散殖交融” 的方言研究刍议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 的一些浅见

A Research Proposal for a 'Pluralistic Multilayered and
Dispersedly Integrated' Chinese Dialect
— an Opinion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for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s

董忠司

(TANG Tiong-si)

摘要

本文根据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特殊语言生态，指出这是马来西亚无可取代的文化财产，也是世界的文化财产，在人类文明史上，马来西亚对人类的这个贡献，无与伦比。这种特殊的语言生态条件，具体可归纳为四种现象：“多元多支”、“多层多代”、“远距散殖”、“近接交融”。而针对这样的特殊语言现象，本文具体拟出十种调查与研究策略：“多点成组调查法”、“广域宏观调查法”、“多代寻踪调查法”、“原乡古今参照法”、“通语交融分析法”、“异语体系辨识法”、“地理点状布局法”、“阶段演变时序法”、“时空人为三重法”、“法象理义新构法”。

董忠司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台湾语言研究与教学研究所教授（退休）。

E-mail: chngsztung@gmail.com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19

关键词: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方法、海外方言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s' uniqu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and asserts that this is not just Malaysia's irreplacea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lso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his is an incredible contribution by Malaysia to 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This uniqueness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s' linguistic phenomenon can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features: 'multifaceted and multibranching', 'cross-layered and cross-generational', 'remotely scattered',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reference to these unique features, this paper proposed ten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strategies, that is: 'segmented locations research strategy', 'macro-regional research strategy', 'multi-generational trailing research strategy', 'native diachronic comparison strategy', 'common tongue interactive analysis strategy', 'multilingual structural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geographical distributive analysis strategy', 'evolutional phase timeline analysis strategy', 'time-space-speaker tri-dimensional analysis strategy', 'insightful reconstructive analysis strategy'.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s, research methods, overseas dialects

谨以此文
恭向奉献性命的
马来西亚友人
先贤先哲
以及未来的青壮学者
表达我诚挚的敬意

一、前言

成长于港边古都——台湾台南市的我，从小面对海洋，遥想南海的马来西亚。失踪于海外、无法回港的亲戚，记载于家谱，时时催着我去探索南洋。于是，我喜欢南洋，关怀南洋，在有限的信息中，搜集着南洋。壮年时在古书的扉页里，那郑和下西洋的海上纪录，记载者漳泉人和广人、

移居马来亚和印泰等的足迹；曾经贩卖到南洋的韵书中，那《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里记载着“海上腔”（又称为“海腔”）的珍贵话语。种种的文献、和亲身的游历，引领我思索着以马来西亚为中心的南洋语言生命史，督促着对马来西亚闽、粤、客、华等族群的语言研究。如今，年已古稀，虽无成就，却想野人献曝，略述所见；抛砂引砖，以期来者。希望将来，有人能抛砖引玉，成就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的宏伟大厦。

由于同时面临多篇论文的撰写，因此，本文暂时以纲要式的呈现，必有遗漏，期待将来有机会再行深入补苴。

对于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研究，我觉得那应该有别于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别立新局，建立新的语言研究方法 with 理论。其基本观点是：面对“多元多支、多层多代、远距散殖，近接交融”的研究架构与纵深。

二、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深广格局

（一）多元多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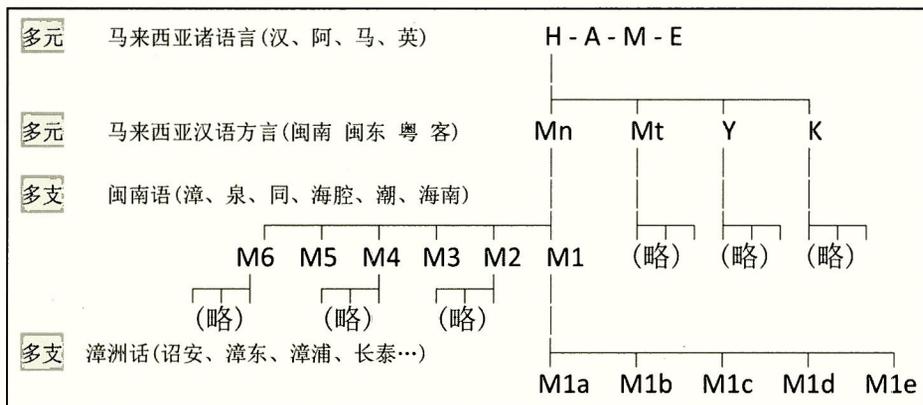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现状的种种面貌，是由于至少六百年来汉语族群不断的移民与进出，马来西亚各时代各地区的汉语方言，本来就各有其复杂的变化。可惜过去的，文献不足征，如今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英国势力进入南洋以后的历史，也比较熟悉当前的方言分布格局。

马来西亚历史上有过原始居民、马来族群、阿拉伯、荷兰、英国、中国闽粤客等等族群语言的逐代多元的移民拓殖，因此，语言和族群的关系必然最需要重视。就像吴守礼教授重视“民族和语言”一样，马来西亚的语言研究，必然要立基在族群的移植和互动上面。因此，语言的调查与研究，必须同时也加强各地居民的迁移拓殖历史之调查与研究。

由于马来西亚的特殊性，族群之中又有分支，例如：闽粤客三支中的闽南语（福建语为主）族群，其中还有“漳州、泉州、同安”的再三分、加上闽南的海上通行腔以及厦门话，兼及潮州话、海南话。而这些漳州语、泉州语、同安语、潮州语、海南话，内部还有不少的分，像漳州

语里还有诏安腔、漳东腔（角美腔等）、漳浦腔、长泰腔、海澄腔之别，同安语还有老同安腔、新同安腔、集美腔、金门腔之分。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国中有国、城中有城”，简单的说是“多元多支”。我们可以概化为：

多元多支衍化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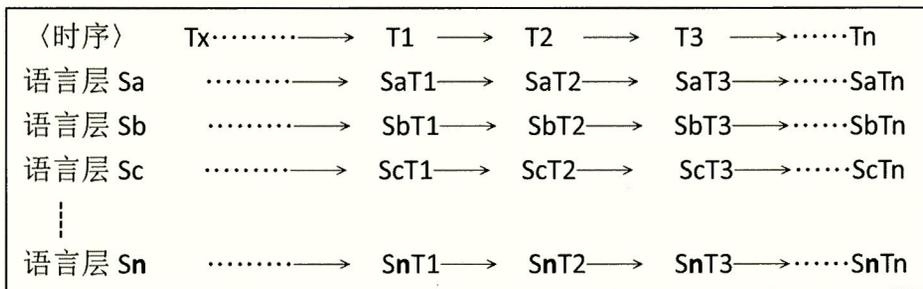


(本表只是简单的概要，示意而已，不必然涵盖所有的实情。)

(二) 多层多代

以闽南语为例，闽南语原本是一个“壮侗语底层加上苗瑶语底层”的闽越语、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外来语等的综合体。也就是说，闽南语原本就具有多个语言层次。闽南语传入马来西亚的历史至少可以追述到明代初年，应该还可以再往前追述到宋元时期。六至八百年以来，闽南族群分批分群，一波波，一代代，陆续移植到马来西亚，由马六甲陆续转折地扩散到马来西亚和全马来半岛，这个史实，让后来的研究者需要注意“多层次、多时代”的语言变化。简单的说，就是“多层多代”。福建语（闽南语之一）如此，其他各语言莫不如此，程度和状况也所不同而已。我们可以概括如下：

多层多代演变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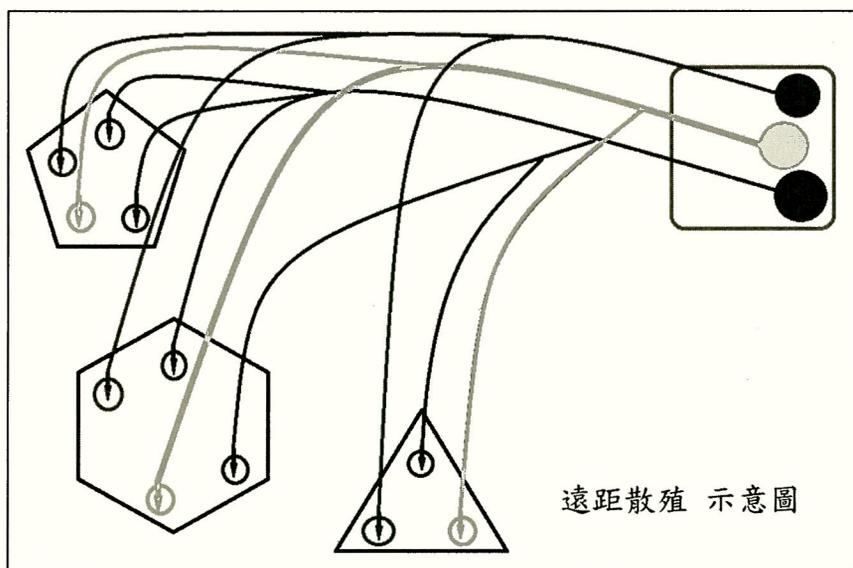
(三) 远距散殖

马来西亚的汉语是从中国（多）、南洋（少）和台湾（少）移植过来的，基于生命的需要，这种人口和语言的扩散，不同于中国本土汉语的历代扩充。中国本土汉语的历代扩充，被气候和地理条件制约着，以南向为主流。在地面上，穿山、越野、渡河，逐步地南向拓殖，当汉语面对南方异语的民族，由于南方民族比较没有国家概念，族群概念也单薄，缺乏守土的意识，因此迎对强大的汉语之际，在地面上节节失守，退入深林，终至淹没于汉语方言之中。如今的少数民族语言，以百越族群为例，一部分残存，大部分化入汉语之中，成为具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汉语南方方言，例如吴语、赣语、湘语、闽东语、闽北语、闽南语、客家语、粤语、土话、平话等等。

而这些汉语南方方言的使用者，以闽、粤语为例，从宋元之后，由于土地狭窄（闽南特甚），遂逐渐以海为田，博性命于巨涛远海，移植于环中国海的四周海国。这种语言移植，似乎可以看做中原“汉语南下”的历史延续，但是，由于海洋航行的困难，南洋环境的殊异，阿拉伯、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等有组织的强大势力介入，南岛民族语言使用人口的巨大数量，回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强势传教……等等，有许多不同“中原汉语南下”的模式。海洋运输，数量有限，量寡而常断，无法像陆地迁徙，可以多量而连续。因此注定其语言和人口的发展是“断离式”的拓殖，也别于陆地的“覆盖式”移植。也就是“点状居住”、“远距分

散”、“隔代接引”，逐渐加强、逐渐分布于马来西亚各地、南洋各地的广大南岛民族语言和中南半岛诸语言之中，犹如海上行舟。到目前，即使都市或乡村的居住地有所扩散，还是呈现着某种“断离式”的方言分布状态，也形成一种特殊的“交错式”分布状态。——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称之为“远距散殖”。试概化如下：

远距散殖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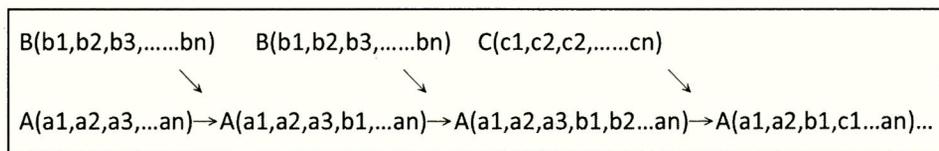


(四) 近接交融

往海外拓殖，是为了生存；在海外生活，为了生存，必须要和马来语民族共存、和洋人打交道。而在商业竞争和生活共存观念下，和共同来自中国东南方的各族群，尤其是同一族群，在竞争中力求共荣。于是个人的交往、社团的组织、同乡会的协调、乡里镇市各层级的合作，在在都引致语言的共同保存和接触互学。族群中同乡的亲切感，激发祖语传承的渴望。而族群间不同土语、次方言和方言的因接触而交融，循至产生共同的通行腔，导致多语并用，或改变自己的音系结构、或散失语言成分、或造成混合语、或形成过渡语，或产生了新的语种（也有放弃母语、改用他语

的，本文暂置不论）。这些都是近距离的语言接触必然的结果，所谓“近距离”，除了地理空间的接近，还包含心理空间的接近。后者例如日本的历代接受汉语的熏陶。互动而接触，接触而接受，语言的多路向演变、多层次易容，我们可以称为“近接交融”。也可以概念化为：（→表示演变，↘表示接触影响。）

近接交融示意图



以上采用比较抽象的方式，一共概述了马来西亚所呈现给语言世界的四种重要的语言生态，这是马来西亚无可取代的文化财产，也是世界的文化财产。在人类文明史上，马来西亚对人类的这个贡献，无与伦比。

三、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法献曝

上述“多元多支”、“多层多代”、“远距散殖”、“近接交融”四种语言现象，不是逐一发生、分别影响的，而是同时存在、交错影响，因此我们应该把它们合并说成：“多元多支、多层多代、远距散殖，近接交融”，简化为“多元累层、散殖交融”。这种综合式的“多元多支、多层多代、远距散殖，近接交融”的语言现象，是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特色。在其他以汉语为主的土地上，也会有的类似的情形，例如云南、例如台湾；但是绝大多数的所谓汉语方言区，大多没有以马来西亚为中心的南洋语言那样显著。因此，马来西亚“多元多支、多层多代、远距散殖，近接交融”这样的语言素材，隐藏着产生重要的语言调查报告、产生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产生重要的语言研究法和语言理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好好运用这一大批人类最宝贵的财产，那真是“暴殄天物”。

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向来有危机，但是又往往在危机中生存下来。

不过，目前的新危机的涌现，有别于过去。一则是现代交通和传播通讯远胜于往昔，二是现代国家的控制力远胜于往昔，三是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不仅面对着强大的外力压迫，还史无前例的受到内力的毁灭性摧残——华语成为其他方言的最残忍杀手。眼看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危机四伏，快速变迁。有感于如此人间珍品的步向坟场，需要抢救，个人愿意提出一些浅见，以做为马来西亚同道的茶桌上小点心——闲谈之资，并且恳求建立有效的方言教学规划。

先说研究方法。本纲要提出十个方法或途径，为了节省篇幅，仅各略作说明，将来有机会再来详论。

（一）多点成组调查法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形成因素、来源、面貌和过程既然都和汉语方言不尽相同，其调查法自然也宜顺应而异。中国的汉语方言往往依方言点只取一人为发音人，其语料便成为该方言的代表语料。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同一村往往因人而异，不同人其语音系统和语法词汇使用（包含使用量），容或不同，因此，建议采用“多点成组调查法”。

首先是不宜只依赖现成的调查字表，而应该把要调查的字，呈现在自然词语（非人工捏造）上面，以词语调查取代单字调查。最好是规划调查尽量多的词汇系统（分类、分层次的），加上大量的口说语段/语篇（若有现成文字化文献，也应注意其为口语与否），然后从词汇和语段中整理出“使用单字”（注意其变调），做成同音字表，并连系词表和语句（互相参照），那才是真正有用的调查报告。

其次就是：如果一村的语言，彼此音系相同，也许可以拿一人的音系做为该方言点的代表音系。但是，词汇则应多搜集几个人的彻底调查，分别记录，再综合成一个当地的综合词汇表（分别以代号，注明何词发音人为何？）。如果一方言点中、不同人有不同音系，那么至少要调查三个人（如果还有三代四代之差异，还有每一代调查三人以上），连同其词汇，分别呈现。如果有不同的村里也说同系或近系的方言，也应做三方言点以

上的多点成组的调查。以此类推。（邱克威、杨迎楹已经开始从事这种“多点成组调查”，真是可喜。）

采用“三方言点以上的多点成组”方式，是为了互相参照、互相补足而又不互相混淆。调查多方言点的语料，来证明语料的可靠性，这本来是一般方言调查的原则，但是，为了简化，为求工作快速告一段落，调查者往往“一方言点一发音人”。在方言平顺（方言中接触变异很少）的地方，也许容或可以接受，但是，在方言波沸（方言中接触、演变、异源很多）的地方，就不宜寻求径简，应切实做好详尽的调查。

（二）广域宏观调查法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调查，由于事关某地语言的形成、接触和演变，因此有时需要采用宏观的办法，由大看小，从大地域的比较，寻找更有效的比较材料，获得有效的论证和诠释。以闽南语为例，上述“多点成组调查法”可以扩大到相关的不同方言点，扩大到不同的地域，甚至扩大到不同的国家。当然，如果调查量太大，人力财力时间不允许，可以做合理的省略。不论详略的调查，都要维持“多点成组”的原则，以形成证据上、推理上、诠释上的合理性。例如下图就是为了解槟榔屿闽南语的“广域多点成组调查规划”，除了马来西亚境内，还扩大到印尼和泰国地区的调查，以广域的“多点成组”法，弄清楚槟榔屿闽南语的性质、变异历史和相关的语言问题。图中凡加上圈的，就是计划扩大调查的地域。

社会的横面语言调查，也就是语言使用的断代纪录，遵循严格的社会语言调查原则，进行严谨的诠释过程，我们可以得到横面的语言使用证据。例如从大量的闽南语会话文献分析，可以转成语言人际沟通关系；从现代麻六家某闽南语商家或家庭主妇的各种生活会话纪录，可以整理出个人、店号、群体、城乡各种层级的沟通网络，可以分析出语言活动中的语言变转和多语语用情形。逐如此类的社会语研课题很多，此处不一。总之，这种“多代寻踪调查法”，可以弥补传统语言调查法的不足，又切合现代人的生活步调和关怀，值得重视。

（四）原乡古今参照法

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调查语整理之后，除了出版调查报告（或成立“马来西亚汉语方言调查与研究数据库”，直接收录。）以外，需要取调查所得，进行各种比较、分析、研究、诠释。以往经常被采用的是，拿原乡的语言进行比较，然后下结论。这个方法固然不错，但是诚有不足。因为，用来比对的往往是现代的“原乡”，不是移居来马来西亚当时的原乡语言。也就是说，语言会有古今之变，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会依时而变，原乡语言也会因时而变。所以，最好是拿旧时的原乡语言来和马来西亚的某汉语方言比较，才更能准确的了解马来西亚某汉语方言的演变之迹。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古今参照示意图（划线字表可以比较的语言点）

T1	T2	T3	T4	现在
<u>原乡语言</u>	→	→	→	原乡语言(现在)
↓				
海外某汉语方言(过去)	→	→	→	<u>海外某汉语方言(过去)</u>

（五）通语交融分析法

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研究，以现代原乡语言为比较端的不妥切之外，还有两项不妥，一是马来西亚的某汉语方言不必然直接从中国原乡直接移

植，而是多有中间辗转迁徙移驻之地，也会有别种影响语言的其他成分。二是从《汇集雅俗通十五音》的纪录，以及海外闽南语数据的证明，十八世纪初当时的闽南语有一个海上的通行腔存在。这也就是说，闽南语的各地各种腔调之外，由于宋元以来长期的海上商贸活动，基于需要，形成一种跨越各种腔调的闽南语通行腔趋势，不管这种闽南语通行腔是以某一种方言为基础音系，还是已经形成一种有别于各腔调的新腔；也不论这种海上通行腔在台湾南北、菲律宾、印尼雅加达、棉兰、槟城、新加坡等地还有各有小差异（方言各腔调中都会有某种小差异）；都无法否定这种“闽南语海上通行腔”的存在事实，当然，和一般语言一样，“闽南语海上通行腔”在核心原则和维持主体音系的基础上，会有历代和地域的变异，像同为“国语”而有地区性、个人性的变体一样。跨越性的这种海上通行腔对于族群间的沟通和影响，向来被学者轻忽，论及马来西亚闽南语的，很少提到这种影响。建议将来想弄清南洋各地闽南语形成、接触和历史关系的人，应该注意到这种通行腔的事实和影响。不仅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中的闽南语有通行腔，让各腔调逐步靠拢，其他粤语、客语也都有大体上的通行腔，只是有的不那么明显而已。

（六）异语体系辨识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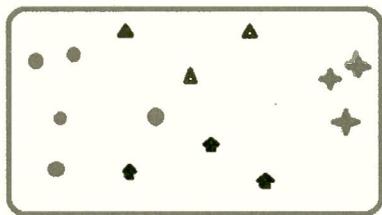
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的传承，受到多方多面的接触影响，真是“语言接触学”的最佳研究营地。

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除了这种通行腔的事实和影响以外，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族群互相影响以外，还应该注意马来语、峇峇话、泰米尔语、英语等对方研的影响，尤其是市场马来语。不论何种语言的影响，都要准备好影响当时的两语，来进行比较和分析，万不得已可以以现代的两个语言互相比较。比较时，要注意在各语言系统的约制下，语音折换和词义转变，除了相应的对应以外，可能需要注意有不完全对应的情形。当然还有不少临场的判断需要丰富的预储知识。这种“异语体系辨识”如果能小心使用，可能会有比较接近事实的语言判断。例如槟榔语闽南语声调（尤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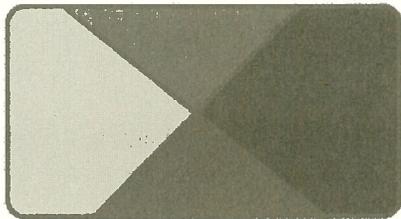
是上声)及其变调,就可以判断为族群互动、海上通行语影响和马来语触动的结果(参见董忠司2016《马来西亚槟榔语闽南语上声变异初探——兼论槟榔语闽南语声调格局的存古和创新》,收入《汉语方言在海外的播迁与变异》,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七) 地理点状布局法

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调查目前已经逐步展开,但是还没有一种全国性、或跨国性的全面调查,不过,依目前的局面看,热情的汉语方言工作者正在快速地增加,准此以往,将来一定会有《马来西亚汉语方言数据联合库》的平台,也一定会有呈现详细的《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地图级》,更可能会出现新种的“马来西亚地理语言学”。(注意:不同于“语言地理学”。“语言地理学”以绘画出语言地图为归结,“地理语言学”旨在运用地理分析来解决语言问题,形成地理性的语言分析诠释学理。)为了更正确、更合理的呈现语言地理,我建议不要采取“块状”的语言地图,而坚持采用“点状”的语言地图(见下图),因为调查都是点状的,只是调查的布点疏密不同而已,田野调查很难密集到成块状。“孤树不成林,数砂不成石”,科学的语言地图应该以点状来呈现语言实情。



点状分布



块状分布

(八) 阶段演变时序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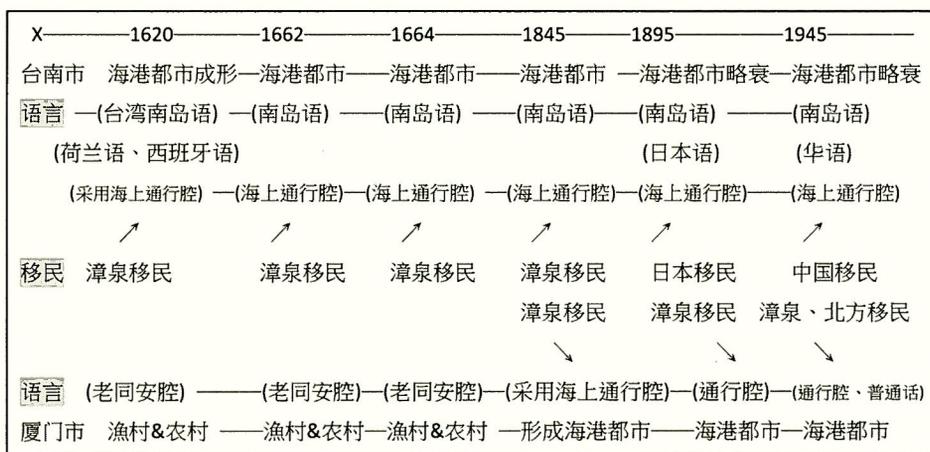
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的演变,应该结合移民的人口纪录,也结合国内外商业、交通、社会、政治和教育各种文献,进行不同阶段的语言发展、

语言变化研究，然后把研究成果呈现，呈现的时候最好分阶段分别呈现。这样的呈现除了给予读者清晰的概念以外，对于语言和各种人类活动的关联性，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呈现语言现象的阶段性的时候，最好结时间、空间和人际活动，互相参照。关于这个，请看下文。

(九) 时空人为三重法

上文提过，语言的演变因素，不外“时间”、“空间”、“人为”三者。这三大因素是交织成网的。过去研究语言的人，往往只重其一，不顾其他。所以，当历史语言学当道时，就引起地理语言学的反对。时空交火以后，又引起社会语言学的质疑。不过，当社会语言学大行其道时，历史语言学 and 地理语言学被冷落了，没有给予相同地位的重视，也没有结合三者的学术研究。没错，进行研究时，分别就三者之一来进行，可能比较单纯而彻底。但是，偏孤的结果是不是隐藏着“观点不周全”、“三因素的相关性研究不足”、“以偏概全”等等的危险呢？因此，敝人建议：能力够、就三重合观，能力不足、就结合其他学者同研共商。以下图为例：

海峡两岸 厦门与台南 都市语言发展比较



横为时序，纵有地理的两岸都市比较，其中有人为的人口迁徙和语言运用。这样的陈列，至少使我们认清台南市的都市形成和通行腔的使用，都

远早于厦门，由此凸显通行腔早在台南市成立以前，可能就已经行之于环中国海海上了。这同时，对于移民与语言、历史与语言、语言和地理、社会和语言等等都可能会有继续延伸的研究成果出现。

这是讨论闽南语海上通行腔时，为了方便，整理文献所得的一个简表，以此为例，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各项语言研究的成果展现，不妨可如是呈现，做为暂时驻足，然后再继续前进的停靠站。

(十) 法象理义新构法

这个小项目几乎要等于总结了，因为这一方法是一种超越，一一超越具象，层层抽象、概化，直到思维省简、语言凝炼。

面对马来西亚汉语方言那与人不同的历史因缘、地理特色和人文关系，语言现象的纷繁、多元与富饶，研究者挟者古今思惟和中外理论来卖力研究，有时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慨叹。这时，除了扎扎实实地掌握语料以外，人的思维只要从依赖中独立、从纠结中舒放、从旧框中挣脱、从纷扰中清理、从复杂中简化、从形象中参透、从执着中超脱，应该多少会有清新的研究成就。

质实的说就是：绝对客观的语料就是一切学问的起点，面对语料，手抚语料的颗粒肌理，可以体会其成分本色、其配置结构。理清其结构与层面，可以进一步撷取其体例、规律、模式、格局。诸多规律和范式，可以再抽理出原则与理论。如果原则和理论经得起各种考验，就可以得到生命的真谛，就像品尝其美味、享受其优雅一般，生命也将因此而改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学术研究的过程，可以条列为：

- 象：客观的语料，——观成分组织。
- 法：规律和模式，——循象以得法。
- 理：原则和原理，——绎法以得理。
- 义：涵化于人生，——执理以取义。

“象”、“法”、“理”、“义”四个字，得之于于古老的易经之学，暂借以表述人类学问之道，是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研究之路，也是研究之法。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生思惟抽象化的结晶，因此也应该让语言研究在艰辛百转之后，也回归到人生的纯美境界。

四、余言

“撑起那方言教育的大旗，
传承着方言永续的命脉。”

这两句话是一定要说不出的深深期望。

面对马来西亚汉语方言那丰硕语言的材料和课题，犹如纷纭的时空碎片、内外的套笼房库、层迭的沉积板块，山海的巍峨浩瀚。就着这些语料，我们可以详尽而客观的整理出厚重的调查报告，写出贵如珍珠的学术论文。这些工作是很重要的，不过，除了语言调查的周密、研究法的创新以外，由于马来西亚现存汉语方言的逼近日暮，可能在二三十年之后步入坟场，身为捍卫语言的学者，在研究汉语方言之余，有必要登高疾呼，提醒各族群防止汉语方言的流失，重视“方言教育”。

目前的内外形势，在“全球化”、“信息化”、“国家主义”、“经济挂帅”、“大环境淹没个人”等等的潮流下，时时冲击着各个小语言群，处处欺压着少数语言用户，那就是意味着马来西亚汉语方言，走上了委屈灭亡的命运之路。无奈，外有马来语、英语的导引“变节”，内有华语教学的独尊霸气，马来西亚汉语方言想要维持，甚为困难。一些学校中菲薄的“方言教学”，顶多只是路旁偶或碰到的旧式糕点，缺乏强有力的维系方言命脉的真正“方言教育”，因此，方言的未来，可能就“没有了明天”。

方言研究者的工作是辛苦的，但是命已如此，就只好分出一段时间，研究真正有效的“方言教学”，提出“学校、家庭、社会”三路向发展的“方言教育规划”；多方多法、锲而不舍地向教育单位、社团组织、同

乡会、社会贤达、文史工作者、商号店家，社会大众、未来子弟等等，有组织、有步骤、有规划、有技巧的去关怀、宣传、督促。

对母语的爱，就是对祖先的爱；对母语的情，就是对人类的情。我是如此深深地期待，期待马来西亚汉语方言，撑起有效的方言教学的大旗，极力来传承着永续的命脉。

当海风拂过
心里不要失落
云彩招手
犹如远天的祖魂祖魄

在狂涛中怨蹉
不如，不如
在横风里把舵
在困顿后唱歌

风帆入港的船影
亲切入骨的乡音
是生命中
雄烈炽旺的火